

平城旧曾谙之动感地带③



□ 任翔宇



你的皮肤没“皴”吧？

在大同，方言中“皴”字是最有说头的。尤其在动辙朔风呼啸的冬天、乍暖还寒的春天。

“皴”，按一般工具书的解释，是“皮肤坼裂”的意思，就是皮肤裂开口子，这种情况大同人叫“变开裂子”，其音听起来是“链子”；《说文解字》的解释则与大同方言完全吻合：“皴，皮细起也。”（东汉·许慎《说文解字》）意思是皮肤上有小的堆积物。另一部工具书的解释竟然与此一字不差，同样是“皮细起也”四字。（唐·李商隐《字略》）如果要做更为准确的解释，就应该这样说：冬天或初春天寒时节，人们的手足会因为寒冷而变得发黑且粗糙，甚至在表面上产生一层颗粒状物。

这一含义的“皴”在古代文献中并不鲜见。唐诗：“岂知饥寒人，手脚生皴劈。”（唐·张孜《雪诗》）其时间背景是“长安大雪天”。唐人为著名的三藏法师所做的传中有这样一句：“离系之徒，则露质标奇拔发为德，皮裂足皴状临河之朽树。”（唐·沙门慧立本、释彦悰笺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卷第四）直到清代，这样的用例依然颇多，笔记如：“11日，清晨出，询夜间事，云：‘京口获奸细。’即往看，全似乞丐，面目瘢结，腿足皴黑，横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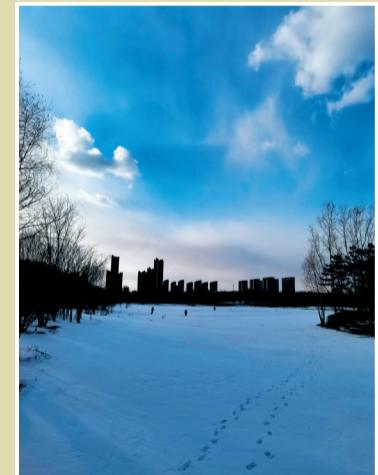
街左，已肢体分裂矣。”（清·法芝瑞《京口僧城录·僧城始末录》）小说如：“（女）乃指才骂曰：‘豺鼠子！曩日负肩担，面沾尘如鬼。初近我，熏熏作汗腥，肤垢欲倾塌，足皴一寸厚，使人终夜恶。自我归汝家，安座餐饭，鬼皮始脱。母在前，我岂诬耶？’”（清·蒲松龄《聊斋志异·云翠仙》）其实，直到民国也是如此，比如吴昌硕的一首题画诗中有一句：“我若登堂拜颜色，脚皴手冻先生。”自家做的说明是：“光绪壬辰岁杪，于役浦东阻风叶榭，大雪三日夜，冲寒登高阜眺龙华浮屠，拟作苦寒行，而诗思不属，写此自嘲亦自砺也。”（《吴昌硕画集》）这3例中，无论意思还是用法，都与大同方言完全相同。

顺便说下，中国画的一种技法也叫“皴”，就是用淡干墨侧笔涂染，以表现山石纹理、峰峦折痕及树身表皮的脉络、形态的画法。细分起来，皴法有多种，如大、小斧劈皴，刮铁皴，牛毛皴，大、小披麻皴等。笔者关注的是，这个名词一定是从人的手足之“皴”借来的，难得的是那么贴切、形象。

如今已进春日，但是咱大同的天气仍忽冷忽热，各位看官可要持续注意保暖，千万别在气温稳定回升前皴了自己的手脚！

韩府

随手拍大同



文瀛湖雪后

志芳 摄

